

在 AI 時代如何養育下一代(上)

雖然圍繞人工智能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但我們知道,在許多情況下,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最大。

而搞教育的人總是如此說:“讓今天的孩子們準備好迎接非凡的未來。”可是,你有什么辦法能確保你的孩子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中茁壯成長?這個世界,10年、20年、30年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你作為教育工作者或者家長,怎麼會知道孩子將來從事什麼職業,或者能做好哪份工作?事情的真相是,你並不知道。

據世界經濟論壇《工作的未來》報告,到2065年,今天進入小學的兒童中會有高達65%的人將在迄今尚未創建的崗位上工作。

人工智能恐慌影響的第一個地方是教室。關於人工智能對教育的影響,現在大家的恐慌普遍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作弊。之前論文有查重機制,而現在老師需要識別作業是不是 ChatGPT 寫的。ChatGPT 是生成模式,意味着互聯網上沒有歷史數據信息,很難查重。

第二個方面是考試。我們看到 GPT-4 能順利通過法律、醫學等考試。考試原本是考核和錄取學生的標準,如果 ChatGPT 都能考過,會對考試與評估造成壓力,這關係到教育的底層邏輯。

這兩個方面對教育的衝擊很大,將影響老師和學校到底該怎樣評價一個學生。對於

這樣的挑戰,簡單粗暴的操作方式就是禁止使用 ChatGPT,但“禁”肯定難以奏效,也不是長久之計,畢竟人工智能對學生的誘惑力太大了。

不如倒過來想,ChatGPT 可能帶來什麼好處?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教育,ChatGPT 提醒我們:原來的教育模式本來就存在問題。

比如,佈置作業長期被認為是訓練學生的必要手段,好像天經地義,但它到底對學生的成長有沒有用?作業量的多少和學生成績的好壞真的有因果關係嗎?現在的學生之所以不停地刷題,是考核方式決定的,考核的邏輯與刷題的邏輯一致。

佈置作業的目的是讓學生從顯性課程中學習,但學生也從他們所參與的活動中學習,這叫“附帶學習”。教育哲學家杜威認為,附帶學習比學校中有關知識的學習更重要,因為它可以教育學生該以怎樣的態度面對未來。永遠有會考試的學生,但考高分的學生未必全都是好的學習者,有的甚至反而缺乏自主學習的能力。

自主學習的能力不能通過作業衡量,所以我們需要倒過來思考作業的有效性到底有多

高,以及是否應該在課堂中不以作業為導向,而轉為以討論、協作、做項目等為導向,來實行全新的考核模式。

在這種情況下,ChatGPT 不僅可以用,甚至還能變成教學工具。比如,一個老師過去給學生佈置寫作任務,讓他們對某件事情進行論證,並根據他們交上來的文本進行評分。現在,他可以要求學生使用 ChatGPT 生成一個論點,然後讓他們就論述中引用的材料進行注釋。最後,再讓學生根據自己的意見重寫。這時,ChatGPT 就可以成為鍛煉學生辨識信息能力的教學工具。通過這個過程,還可以考查學生有沒有信息素養,進而提陞“人工智能素養”,分辨人工智能給出信息的真偽,以及判斷它的邏輯是否合理。

教師的角色會發生廣泛轉變。教育工作者現在必須做

的是,不僅要告訴學生如何找到這些信息,還要告訴他們哪些信息值得信任,哪些不值得信任,以及如何區分它們。教師不再是信息的看門人,而是信息傳播的組織者。

教育工作者實際上應該給學生分配問題,然後讓他們來解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更多的工作集中在對知識的傳授上。我們迫切需要轉變教育觀念:一個孩子變“聰明”意味着兩種能力的同時提高——既掌握那些成型的知識,又具備靈活解決問題的技能。關鍵之處由此變成如何找到兩種能力的平衡點。

作者:胡泳



來,請破壞這個廣告牌



待放的玫瑰。隨後,越來越多的路人拔走了廣告牌上男人的“鬍鬚”。到了傍晚,“鬍鬚男”變成“清爽男”。男人的鬍鬚會帶來刺痛感,而玫瑰花天生帶刺,該品牌商以兩者相似之處的“刺”為整體線索,以浪漫幽默的方式體現品牌價值:請愛護像花一般的女人,刮乾淨鬍子,別刺痛你的愛人。並且,廣

有段時間,某個寵物營養品牌商在法國街頭立了一系列廣告牌,牌子上的內容卻在鼓勵人們來“污染”它們:停一停,請你的狗狗過來尿尿吧!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許多養寵物的法國人都沒有帶小狗去做體檢的習慣,於是,商家就推出了可以做尿檢的特殊裝置。只要小狗朝着廣告牌尿尿,不一會兒屏幕上就會顯示檢驗結果。這個裝置可以自動清洗,所以狗主人不用擔心結果不準確的問題。通過鼓勵狗狗“破壞”廣告牌的方式,商家在善意地提醒狗主人關注寵物健康的同時,還可以根據小狗的健康情況推薦合適的狗糧,可謂一舉兩得。

某個法國剃鬚刀品牌商曾在某年的情人節推出一個畫有布滿胡茬的男子半張臉的大型廣告牌,然後鼓勵人們拔掉廣告牌上男子的“鬍鬚”。剛開始,路人都不敢動廣告牌。有個大男孩試着上前拔掉了一根“鬍鬚”,沒想到收穫了一個小驚喜。原來,那根看似會扎人的鬍鬚,其實是一朵朵代表愛情、含苞

有些老生常談,于我們是充滿意義、回想和形象的,對於我們的兒女,卻是空洞的、可厭的。我們想把一個二十歲的女兒變成淑女,這在生理學上是不可能的。沃維納格曾言:“老年人的忠告猶如冬天的太陽,雖是亮光,可不足以令人溫暖。”由此可見,于青年人是反抗,于老年人是失望。於是兩代之間便產生了憤怒與埋怨的空氣。

最賢明的父母會用必不可少的稚氣轉換這種憤懣之情。你們知道英國詩人帕特莫爾的《玩具》一詩嗎?一個父親將孩子痛斥了一頓,晚上,他走進孩子的臥室,看見孩子睡熟了,但睫毛上的淚水還沒有干。在床邊的桌子上,孩子放着一塊有紅筋的石子,七八只蚌殼,一個插着幾朵藍鈴花的瓶子,還有兩枚法國



兩代之間

銅幣。這一切都是他最愛的,排列得很有藝術

感,是他在痛苦之中自我安慰的玩具。在這種稚氣面前看到這動人的弱小的表現,父親懂得了兒童的心靈,後悔了。尤其在孩子的童年時代,我們應該回想起我們自己的經歷,不要去傷害那個年齡的孩子的思想、情操、性情。做父母的要保持此種清明的頭腦是不容易的。

在二十歲時,我們每個人都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將和他們親近;我對於他們,將成為我的父母對於我不曾做到的父母。五十歲時,我們差不多到了我們父母當初的位置,於是輪到我們的孩子來希望我們當年所曾熱切希望的了。當他們到了我們今日的位置,變成了當年的我們以後,又輪到另一代來懷着同樣虛幻的希望。

作者:[法]安德烈·莫洛亞

你或許有過這樣的經歷:你與朋友或親人經歷了同一件事,事後,你們卻對這件事有很不相同的回憶。你對此感覺很奇怪——因為這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兩個人的回憶應該基本相同才對。

為什麼人們對同一件事的回憶差別如此之大呢?心理學家發現,問題就在對同一段經歷的編碼及記憶不一樣。

同一場錄像,兩段記憶

首先是編碼,你可以簡單地將其理解為注意和解釋。其中,動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負責分配一個人的注意力,影響這個人對事件的解釋。

1951年的一個真實事件很好地詮釋了動機的作用。那一年,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進行了一場橄欖球比賽,普林斯頓大學以13:0贏得了比賽並獲得冠軍。但是在比賽後半段,雙方上演了一場拳腳大戰,導致雙方都有隊員嚴重受傷。

不久之後,兩所學校的心理學專家聯合做了一個實驗。他們讓兩所學校的學生觀看這場比賽的錄像,並要求這些學生進行客觀的觀察,注意比賽中出現的每一次摩擦,並確定哪一方對本次衝突負有責任(學生也可以認為雙方都有責任)。看完後,學生需要填寫預先準



備好的問卷。

結果顯示,“支持母校”的動機使兩所學校的學生都出現了記憶錯誤,參與實驗的學生大多數只注意到對自己學校有利的信息。接近90%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注意到達特茅斯大學的運動員最先撞斷了己方一名主力運動員的鼻梁,但他們忽略了己方運動員在比賽後

隊員的犯規次數比實際多了一倍。最後,只有11%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認為雙方在這場衝突中都有責任。達特茅斯大學的大多數學生雖然準確統計了雙方的犯規次數,但是他們忽略了己方運動員最先撞斷對方主力運動員鼻梁這一行為,還把己方所有的野蠻行為解釋成“有必要的”。最後,只有36%的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認為此次爭端因己方運動員而起。

不同的知識,不同的記憶

這是一項非常有趣的實驗。在實驗中,我們讓兩組志願者觀看一段關於汽車相撞的錄像。第一組志願者得到的是“撞毀”,而另一組志願者得到的是“撞毀”。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兩組志願者回憶的線索只有一個詞不同,但他們的回憶大不相同。得到“撞毀”的志願者普遍估計汽車時速約為66千米每小時,這高於另一組的55千米每小時,並且兩組志願者都高估了時速。

記憶為何會錯亂

這是一個難度極高的挑戰,或許因為他們不擅長英語,又或許因為他們沒學習或練習過一些記憶技巧。

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個挑戰毫無難度。如果你對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廣播公司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英文名稱簡稱 CIA、ABC 和 FBI 很熟悉,或者學習過一些記憶方法的話,記住這9個字母很容易。但是並非每個人都擅長英語,或都知道那3個美國機構,也並不是人人都懂得專業的記憶技巧。

即使只是關於這9個簡單的英文字母,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記憶,更不用說現實當中更為複雜的事件細節了。

錯誤的線索,錯誤的回憶

從我們腦海中提取一段記憶,往往需要一定的線索。如果提取記憶的線索不同或不夠準確,那麼我們的記憶也會不同或產生錯誤。心理學家洛夫特斯在1974年做了一項實驗,他用問題作為志願者提取記憶的線索,以證明用來提取記憶的線索是非常重要的。

洛夫特斯招募了兩組志願者,讓他們認真觀看兩輛汽車相撞的同一段事故錄像。之後,他讓志願者們做測試問卷。問卷中有這樣一個問題:“當兩輛汽車?時,兩輛汽車的平均時速約為多少?”關於下劃線處的動詞,一組志願者得到的是“碰撞”,而另一組志願者得到的是“撞毀”。

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兩組志願者回憶的線索只有一個詞不同,但他們的回憶大不相同。得到“撞毀”的志願者普遍估計汽車時速約為66千米每小時,這高於另一組的55千米每小時,並且兩組志願者都高估了時速。

洛夫特斯的後續實驗還證明瞭,最初提取記憶的線索如何影響我們後續的回憶。一個星期後,他再次召集那兩組志願者,然後問了他們同一個問題:“車窗玻璃是否破碎?”

得到“撞毀”的志願者有32%認為“是”,而另一組志願者則只有14%認為“是”。實際上,錄像中的車窗玻璃並沒有破碎。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僅僅是一個詞的差別,就足以引導出錯誤的回憶,並繼續影響我們後續的回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提取記憶的線索可不是只有一個詞。這樣看來,有同樣經歷的兩個人有着不同的記憶就不足為奇了。

除了上述因素,還有其他因素(健康、精神狀態和環境等)會使擁有相同經歷的兩個人產生不同的記憶。當然,科學家對記憶的認知研究一直進行着。